

北魏洛陽城圖的復原

勞 幹

洛陽是中國的舊京，自周公定鼎以來，東漢，曹魏，西晉，和北魏都曾經在此建都。但洛陽城市的地圖卻未曾被人整理過。藕香零拾河南志有徐松在永樂大典所抄的河南志圖，又洛陽伽藍記記載元魏時的洛陽最爲詳備，唐晏及吳若準的校本都附載洛陽的地圖，但都是以意爲之，難言準確。因此不說不能恢復到洛陽城市圖的大致，就是看洛陽伽藍記時也要感覺到不夠清晰。所以盡可能範圍作出一個比較準確的洛陽城市地圖，實在有此必要。

作一個復原的地圖主要的是以現在的遺址爲根據，但這一件事從來做過的很少。陸軍測量局的十萬分之一的河南地圖並未將洛陽舊城的遺址畫出。只有懷履光牧師（Rev. C. White）在洛陽金村調查曾經測過一個地圖，標出來舊城的遺址。現在根據就是他的中國古墓磚圖考（Tomb Tile Pictures of Ancient China 1939）所附的洛陽古城圖爲底稿。又他的洛陽古墓記（Tombs of old Lo-yang 1934）也有洛陽的附圖，不過我根據的是前一種，（附圖一，洛陽郊外形勢圖，是根據十萬分之一地圖，將遺址填上去的。）

在他的附圖中只有縮尺，未說明縮尺的比例，量他的縮尺每英里約爲 3.22 公分，按一英里合 3.2187 市里，即每公分約當一市里。一市里爲 15000 市寸亦即爲 75000 公分，故此圖應七萬五千分之一。

但這個圖的比例尺太小了，無法將洛陽城內的小地名注入，只好將這個城圈的比例放大、因此便用另外一張紙照原圖一公分當市尺一寸的比例放大、即照原圖放大了 $10/3$ 倍，其比例爲二萬五千分之一。再照這二萬五千分之一的底圖注入洛陽城內的地名（附圖二的底圖是如此的，不過印出來便是照此圖縮小的了）。

填上地名的時候最先便發生了一件問題，洛陽伽藍記五云：

京師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戶十萬九千餘。廟社宮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

爲一里。里開四門，門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門士八人，合有二百二十里。這其中所謂『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究竟指的是什麼。是道里之里呢？還是閭里之里呢？楊街之在這裏沒有說明？河南志的圖及唐晏和吳若準的圖都當作道里之里，因此將洛陽畫的東西寬而南北短？但按照懷氏的實測圖，那就顯然不對。因此在這裏便可以斷定楊氏所謂『里』是指『閭里』的里，亦即上文的里，和下文『方三百步爲里』的里是一回事。再據續漢書郡國志劉昭注云：

帝王世紀曰：『城東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晉元康地道記曰：

『城內九里七十步，東西六里十步』。

也是東西狹而南北長，和懷氏圖相符而和唐吳二氏的地圖不合。再以懷氏所測的圖來量，東西最長之處爲6.8市里，南北最長之處爲9.25市里。雖然和帝王世紀及元康記所記的縱橫比例不完全一致，但也可以說大致相合。其不盡相符之處可以說晉時測量不甚準確，但其確有根據則爲無疑問的事。所以楊街之所記，只有認爲閭里之里，纔能解釋得通。

在懷氏實測的地圖上，洛陽城北面和東面不太規則。不過北面突出部分，是金墉城，不能算作閭里以內的，東面則寬的地方較多窄的地方較少，當算閭里的分畫時，應當算入。所以南北的部分以較窄的地方爲準，而東西的部分則應以較寬之處爲準。因此便將洛陽城圖畫成方格，計爲東西二十格，南北十五格，除去東北缺去的地方以外，尚有二百七十九個長方形地帶，可以作爲『里』，來居住人的。

既然『里』間之界爲街，那就將單線改成雙線（雙線中線與線的距離，因爲沒有記載做根據，只好畫一個雙線，其距離大致在圖中爲市尺一分）。並且假定東西街（緯街）從北數起南北街（經街）從西數起，東西街共有十六街，南北街共有二十一街。因此洛陽城門和各街相接之處，便如以下所舉出來的。

門名	懷氏圖中標記的狀況	現在圖中的位置
承明門	舊的門道	緯三街西首（南北爲經從西至東。 東西爲緯從北至南。）
閭闔門	舊門道的痕跡	緯六街西首
建春門	舊門道的痕跡	緯八街東首

西陽門	舊的城門	緯十街西首
東陽門	舊的城門	緯十一街東首
西明門	(無有)	緯十五街西首
青陽門	(無有)	緯十五街東首
大夏門	舊的城門	經五街北首
津陽門	(無有)	經五街南首
宣陽門	舊的城門	經十一街南首
平昌門	(無有)	經十五街南首
廣莫門	(無有)	經十五街北首
開陽門	(無有)	經十八街南首

在這裏面有一點可以堅決我的自信的，便是懷氏的圖所標的城門是現存的遺址或現存的痕跡，而我所畫的街道卻是照懷氏的城圈平均分出來的。懷氏所標的城門和我畫出來的街道，在本圖畫圖的過程中並無相關。但繪畫的結果，城門的遺址，除去懷氏沒有標出來的以外，大都城門正落在各街道的盡頭。尤其是懷氏指出的『舊的城門』完全和街道位置相符，懷氏指出的『城門痕跡』的位置，間或有小小的差異，但差異也非常小。這樣，在兩種不同的方法所得，而可以看出相關性來，所以便可以相信尚有做下去的理由。

在這圖中各門成問題的一點，便是各城門之中，廣莫門照一般的記載，都應當是在東面的北門，但是懷氏的實測圖北面的城門，只有一個，而東城牆的北頭卻有一個舊門道的痕跡。這一點對於舊日記載並不相合，可能在北牆的東面尚有一個城門，東牆的北面並非舊的城門，而是洛陽故城荒廢以後纔爲人踏出來的道路。據水經注云：

廣莫門漢之穀門也。北對芒阜，連嶺修互。苞總衆山，始自洛口，西踰平陰，悉芒壟也。

又伽藍記云：

魏晉曰廣莫門，高祖因而不改，廣莫門以西，至於大夏門，宮觀相連，被諸城上也。

所以廣莫門是對着北邙，和大夏門相並着的，因此決不能依照懷氏的圖中道路痕跡，定廣莫爲城東面北頭的城門。

其次，便是平昌門地位的問題。照着懷氏的地圖，洛陽城的正南有一個城門。這個城門是什麼呢？我以爲是宣陽門，至於藕香零拾本河南志前阮元從大典繪出的後魏洛陽城圖，正南是平昌而非宣陽這是錯的。張穆延昌地形志云：

穆案，據永樂大典，後魏京城圖，正南當爲平昌，據水經注，則正南門乃宣陽也，疑圖誤，以晉制爲魏制矣。

今案水經穀水注云：

穀水又東逕宣陽門南，故苑門也。皇都遷洛，移置於此，對闔闔門，南直洛水浮桁……門左，卽洛陽池處也。池東，舊平城門所在矣，今塞。北對洛陽南宮，故蔡邕曰：『平城門正陽門，與宮連屬，郊祀法駕，所由從出，門之最尊者。』

所以宣陽門是正南的城門。宣陽門雖然是北魏時新改的城門名，但漢代的宮城不必和北魏的宮城一致。

宣陽門既已決定，那就北魏宮城正門的地位也可以決定了，但其四方基址地址還要決定的，現在可以先根據洛陽伽藍記的以下一段：

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宮前闔闔門南一里，御道西、其寺東有太尉府，西對永康里，南界昭玄曹；北鄰御史臺。

闔闔門御道東有左衛府，府南有司徒府，南有國子學堂，內有孔丘象。顏淵問仁，子路問政在側。國子南有宗正寺，寺南有太廟。廟南有護軍府，府南有衣冠里。

御道西有右衛府，府南有太尉府，府南有將作曹，曹南有九級府。府南有太社，社南有凌陰里，卽四時藏冰之處也。

這裏的排列當如下方（從北至南）：

闔 闔 門	義井里							宣 陽 門
	左衛府	司徒府	國子學堂	宗正寺	太廟	護軍府	衣冠里	
	右衛府	太尉府	將作曹	九級府	太社	司州(註三)	凌陰里	

御史臺	永寧寺	昭玄曹				
	永康里					

以上的雙線代表的是街道，即從北至南，一共有七個里，南宮即在此之北。

照着記載上，洛陽的南宮是有六個門的，舉例如下。（註四）

〔南門、閭闔門〕水經注，『魏明帝上法太極，於洛陽南宮起太極殿。於漢崇德殿之故處。改雉門爲閭闔門。今閭闔門外夾建巨闕，以應天宿。雖不如禮，猶象而魏之，上加復思以易觀矣』。魏書孝莊紀：『建義二年十月，爾朱榮檻送葛榮於京師，帝臨閭闔門』。（張）穆案，『此及廢帝出帝兩紀，所書升太極殿閭闔門皆謂宮城南門也。』

〔東面北方門、朱華門〕一曰東華門，或作萬歲門。楊昱傳：『延昌三年，詔自令若非手勅勿令輒出宮，臣在直者從自萬歲門』。禮志：『延昌四年春正月丁巳夜，世宗崩於式乾殿。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等，奉迎肅宗於東宮，入自萬歲門，至顯陽殿』。（張）穆案，『東宮在皇城外東北隅，萬歲門必皇城東門。東門，雲龍與神虎對，朱華與千秋對，以義定之，萬歲即朱華之別名矣。河南志京城圖，禁扁皆作朱華。按孝靜遷鄴，宮闕之名多仍洛舊，北史楊愔傳有長廣王及歸彥在朱華門外」云云，益足證東華之誤矣。』

〔東面南方門、雲龍門〕崔光傳：『詔光乘步挽於雲龍門出入』。前廢帝紀：『入自建春，雲龍門』。出帝紀：『入自東陽雲龍門』。

〔西面北方門、千秋門〕水經注『渠水又東歷金市南，直千秋門右，宮門也。其一水自千秋門南流，逕神虎門下，東對雲龍門（按：此言神虎對雲龍，非言千秋對雲龍，蓋對千秋者爲萬歲，對雲龍者乃神虎也）。二門衡楸之上，皆刻雲龍風虎之狀，以火齊薄之。及其晨光初起，夕景斜暉，霜文翠照，陸離眩目』。宣武靈后傳：『太后敕造申訟車，時御焉。出自雲龍大司馬門，從宮西北，入自千秋門』。

〔西面南方門。神虎門〕水經注：『神虎門東對雲龍門』高肇傳：『肇所乘駿馬，停於神虎門外，無故驚倒』。

〔北門。乾明門〕見河南志。

照此看來，南和北各有一個城門，東和西各有兩個城門。所以在東西兩面城牆必至少占三個里的位置，然後東面兩門，西面兩門纔能和兩里間的街道相接。東西占三個里，那就南北兩牆要占六個里的位置，纔能使城成一個正方。假若橫着占着六個里的地位，那就南北兩牆正中各有一條道，城門地位即在兩旁各三里的正中。這樣算來便是南宮從宣陽門樓起，數到第四個里以後，對宣陽門取中，占了三六一十八個里的面積，就可以將部位規定好了。

但照此畫法還有一個困難。河南志說：

千秋門，宮西門，西對閭闔門。

洛陽伽藍記：

瑤光寺，世宗皇帝所立。在閭闔門御道北，東去千秋門二里。千秋門內道北，有西游園，園中有陵雲臺，即是魏文帝所築者。臺上有八角，高祖於井北造涼風觀，登之遠望，目極洛川。臺下有碧海曲池，臺東有宣慈觀，去地十丈，觀前有靈芝釣臺，累木爲之，出於海中，去地二十丈，風生戶牖，雲起梁棟，丹楹刻桷，圖寫列仙。刻石爲鯨魚，背負釣臺，既如從地踊出，又似空中飛下。釣臺南有宣光殿，北有嘉福殿，西有九龍殿，殿前九龍吐水成一海。凡四殿皆有飛閣向靈芝往來。三伏之月，皇帝在靈芝臺以避暑。

照此說來，千秋門內正爲御苑。而閭闔門對千秋門，即南宮位置還要向北移一里纔對。所以南閭闔門外還要空出一里。這是可以有解釋的。水經注云：

又南逕東轉，逕閭闔門南。案禮，王有五門，謂畢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路門一曰畢門，亦曰虎門也，明帝上法太極於洛陽南門，起太極殿於漢崇德殿之故處，改雉門曰閭闔門。（註五）

依河南志閭闔門外尙有端門，依水經注，更有司馬門。以此比照端門即庫門，司馬門即畢門，而此南閭闔門外一里之處爲司馬門以內的空場，在這個空場的中部，便是端門所在之處。所以宮城以南，左右衛府之北，再安插一里，尙不費事。

宮城的位置既然決定了，那就金墉城，北宮（註六），芳林園，華林園以及各官署各寺廟各溝渠的地址都可按照水經注及洛陽伽藍記中所記載的按地位來填入。尤其是西明至青陽二門間殺水的水道，現在雖然被改道的洛水侵奪了，但假若知道洛

水侵奪穀水的事實，按着地位，仍然不爽。因此縱有出入，也決不會太多。又據洛陽伽藍記序云：

太和十七年，後魏高祖遷都洛陽，詔司空穆亮營造宮室。洛城門依魏晉舊名。北面有二門，西頭曰大夏門，漢曰夏門，魏晉曰大夏門。東頭曰廣莫門，漢曰穀門，魏晉曰廣莫門，高祖因而不改，自廣莫以西至於大夏門，宮觀相連，被諸城上也。

現在以此看來，也是不錯的。

在此圖中最困難的一點，亦即最難解決的一點，是東漢南宮的位置。據水經注云：

魏明帝上法太極於洛陽南宮，起太極殿於漢崇德殿之故處。

即是酈道元認為曹魏的宮殿也就在東漢宮殿的舊址。

又據水經注說：

渠水又東歷金市南，直千秋門右，宮門也。又枝流入石伏流，注靈芝九龍池。魏太和中，皇都遷洛陽，經構宮，極修理，街渠務窮隱，發石視之，曾無毀壞，又石工細密，非今知所擬，亦奇爲精至也，遂因用之。……又南流東轉，逕閭闔門南，……渠水又枝分，夾路南出，逕太尉司徒兩坊間，謂之銅駝街，舊魏明帝置銅駝諸獸於閭闔南街、陸機云：『駝高九尺，脊出太尉坊』者也。……自此南直宣陽門，經緯通達，皆列馳道，一同兩漢。

洛陽伽藍記說：

千秋門內道北有西游園，園中有凌雲臺，即是魏文帝所築者，臺上有八角井，高祖於井北造涼風觀，登之遠望，目極洛川。

這些都是說元魏的宮城即是曹魏宮城的舊址。假若認為都對，那就必需認為東漢宮址即曹魏宮址，曹魏宮址即元魏宮址。

但是東漢南宮和元魏宮城地址並不相合，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元年章懷注引蔡質漢典職儀曰：

南宮至北宮，中央作大屋，複道三道，天子從中道，從官夾左右。十步一衛，兩宮相去七里。

這其中七里的七字，據太平御覽居處部，和文選古詩十九首李善注，都是作七，可見字是不錯的。假若漢南北二宮相去七里，漢以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即漢以一百八十丈爲里，每丈合現在市尺六尺九寸，即每里約合現在一百二十四丈，七里約合八百六十八丈，大致七里當現在市里六里。亦即漢南宮的北牆。當元魏宮城的南牆。即漢南宮在魏宮城之南。（假如漢宮城和魏宮城大小相同，那就漢宮城的南牆到太尉司徒二府的南牆。）

又據河南志：

南面四門，正南曰平門——一作平城門，古今注曰：『建武十三年開』，蔡邕曰：『平城門正陽之門也，與宮連。郊祀法駕所從出。門之最尊者』。漢官秩曰：『平城門爲宮門不置候』，按靈帝紀曰：『南宮平城門』當是門在宮之內所以速言也。李尤銘曰：『平門督司，午位處中，外臨僚侍，內達帝宮，正陽南面，炎暑融融』，西曰宣陽門——按漢志十二門名有小苑門而獨無名，莫知其方所。而十道志列在平城之西。董卓傳：『孫堅軍太谷，進宣陽門』注曰：『洛陽記南面有四門，從東第三門也，是則小苑亦名宣陽』。所以平城爲東漢南宮正對的門，而宣陽爲御苑正對的門。即漢南宮又在魏宮城之東。統上節說，漢南宮在魏宮城的東南。

在以上的兩點：第一，漢南北兩宮距離七里；第二，漢宮門直對平城門（即平昌門），這和元魏宮室布置的情形都不對。既然都不對，那就不能將元魏宮城所在即是東漢南宮所在。

元魏宮城雖不是漢宮的遺址，但卻不能說不是曹魏宮的遺址，因爲，第一，酈道元和楊街之兩人說的很清楚，曹魏的宮即是元魏的宮，即就兩人說到而未證明的，如元魏的靈芝九龍池，在三國志魏志文帝黃初三年，也有『穿靈芝池』的明文。據三國志魏文帝傳黃初三年十二月：『初營洛陽宮。戊午，幸洛陽』。裴松之注曰：『臣松之案，諸書記是時，帝居北宮，以建始殿朝羣臣，門曰承明，陳思王植詩曰：「謁帝承明廬」是也。至明帝時始於漢南宮崇德殿處，起『太極昭陽諸殿』。是在董卓毀洛陽宮室之後，曹丕恢復的是北宮，並未恢復南宮。至黃初二年，築凌雲臺，黃初三年穿靈芝池，這和元魏的宮雖然同在一處。但不能證明和漢

南宮同在一處。因此最大的可能，是曹魏宮址即爲元魏所承，漢的南宮卻別在一處。魏明帝於南宮崇德殿處起太極昭陽諸殿，大約是裴松之的誤解。而酈道元所承的也便是裴松之的誤解。酈道元雖然到過洛陽，但他所見的是元魏的宮，所聞的是曹魏的舊址，漢址如何，未見得便能確曉。猶之乎我們現代的人，知道北平的清宮是明宮；但元代宮室的位置，那就有些撲朔迷離了。

附記：洛陽城圖的復原，本有此動機，而決定此工作，卻由於石璋如先生談到懷履光牧師的實測洛陽圖，謹此向璋如先生致謝。又洛陽郊外形勢圖是黃慶樂先生畫的，特此注明。

（注一）洛陽城南面四門，而伽藍記只有三門。伽藍記云：『南面有三門（三當作四）、東頭第一曰開陽門，初漢光武遷都洛陽，作此門。……次西曰平昌門，漢曰平門，魏晉曰平昌門，高祖因而不改。次西曰宣陽門。（此後應有『次西曰津陽門』五字）漢曰津門，魏晉曰津陽門，高祖因而不改』。張穆延昌地形志河南尹洛陽縣下自注云：『河南志，南有四門，有宣陽，又有津陽。伽藍記敘，作三門，有宣陽，無津陽。據下城南記，高陽王寺在津陽門外三里，則河南志所據之伽藍記，本亦四門，今本文譌脫，遂妄改耳。水經注，穀水自西明門，又南，東逕津陽門南，又東逕宣陽門南，足證今本記敘之誤。又案宋宋敏求次道有河南志二十卷，今已不存。此志僅二卷從徐文伯寫出，或疑即次道之書，然臆敘故實，兼及金元，殆後人憑藉宋書，更事增益矣。都無顯證，故不敢輒題次道之名。』又太平寰宇記卷三云：『南面有四門，東曰開陽，在巳上。次西漢曰平城門，在丙上，晉改平昌門。郊祀法駕由此門。次西漢曰小苑門，在午上，晉改宣陽門。次西漢曰津門在未上。』也和四門的位置相符。

（注二）這些圖共有『後漢東都城圖』，『西晉京城洛陽宮室圖』，『後魏京城洛陽宮室圖』，『金甌城圖』，『宋西京城圖』。看這些圖的畫法，和宋敏求的長安志圖很相類似。大約就是宋敏求河南志的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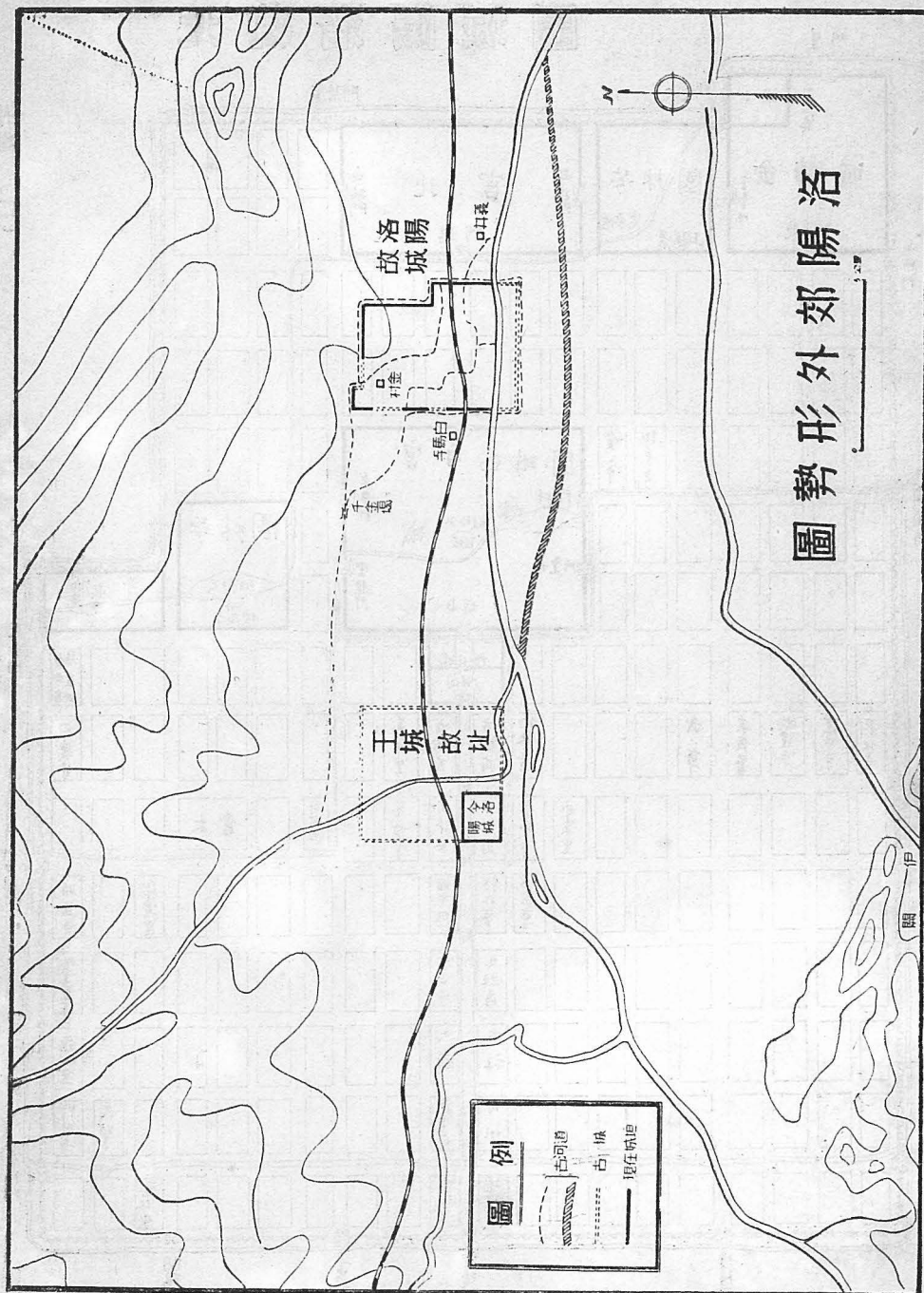
（注三）據宋敏求河南志輯本補（藕香零拾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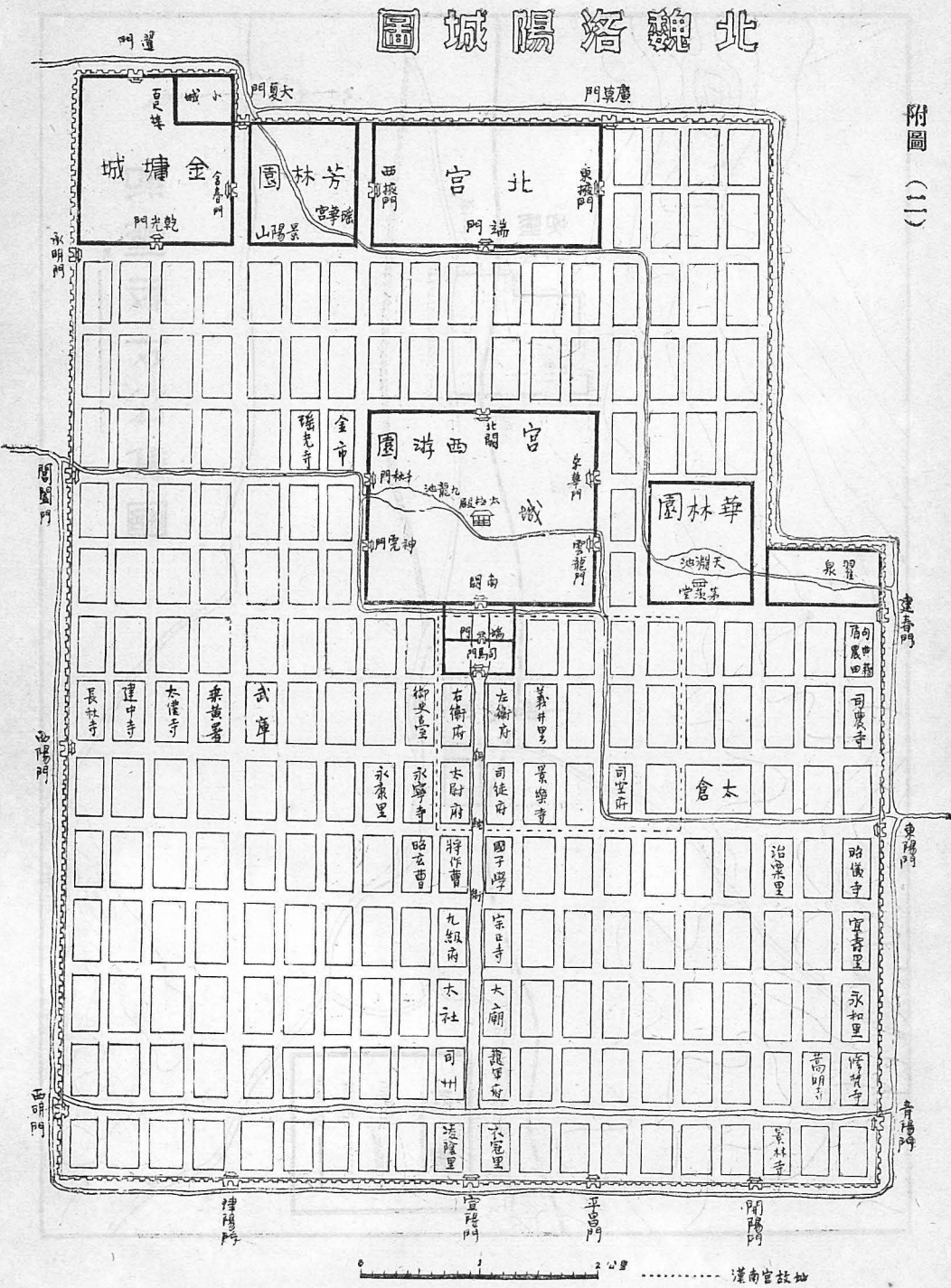
（注四）據張穆的延昌地形志稿本。

（注五）爲方便起見，稱宮城的閭闔門爲南閭闔門，京城的閭闔門爲西閭闔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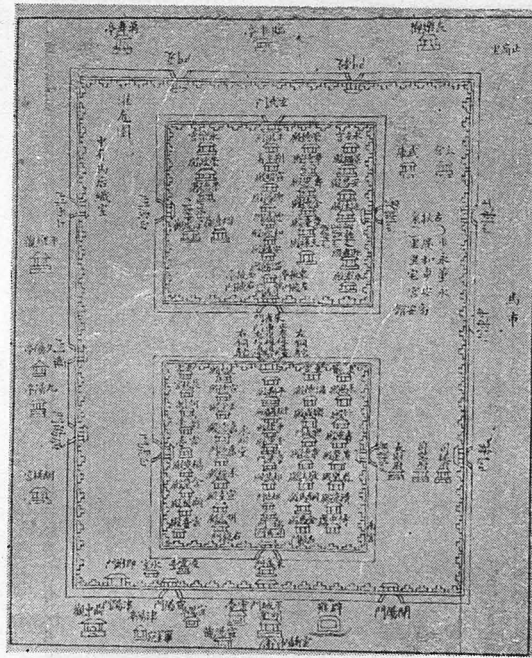
（注六）北宮的東西的廣，照南宮以六個里來算，南北的長照兩個里來算。因爲一個里太少了，三個里便距南宮只隔一個里，似乎又太近了。並且承明門是元魏因接近宮門而定的門名，承明的大道也以通過北宮之前爲合理。承明門址是懷氏測量圖畫好的，所以北宮南牆也就不能移動了。

附圖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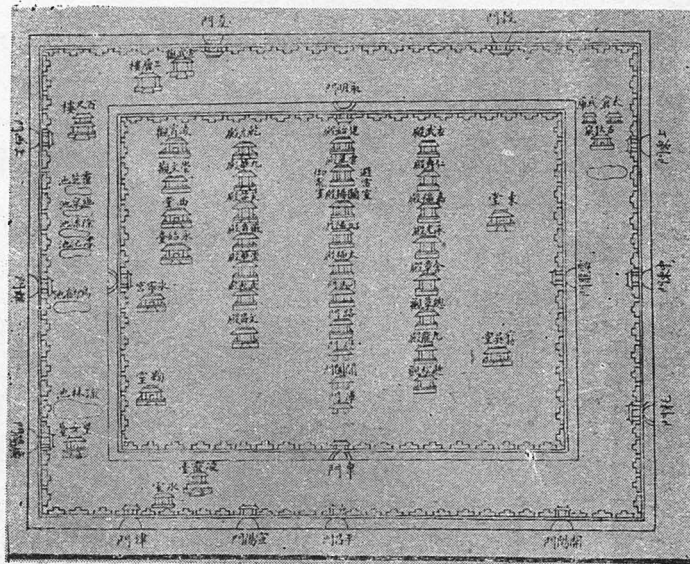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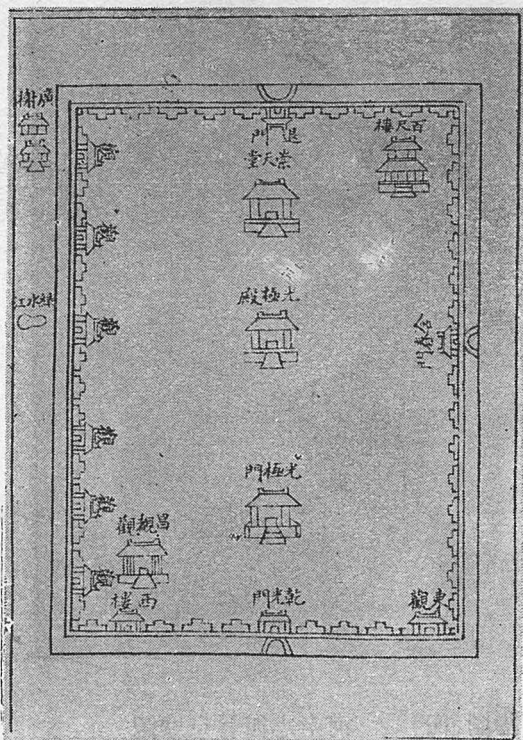
附圖(三) 河南志後漢東都城圖



附圖(四) 河南志西晉京城圖



附圖(五) 河南志金墉城圖



附圖(六) 河南志後魏洛陽城圖

